

2011年6月26日，我和我棉兰前南安中学第二届高中，级名为《中山级》的同学们，在泰国的合艾市的 GoldenCrown 酒店里，度过了高中毕业 50 周年的黄金庆。其情谊、其意义、其盛况，雅加达、棉兰各大华文报都有报导，足令老同学们庆慰和珍惜。

读了报登的《时光永远无法留住，记忆始终可以保存》的报道后，庆幸自己的少年时代有如此幸遇，而有段美好的记忆。心中涌起一股意愿：想把这段同学情永远留住，让同学共享，留子孙纪念。如何达到着意愿呢？搞一本《中山级纪念册》，就可以了！我心想。

我少年读中学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尾，那时，可怜的印尼华人，还陷于左右红蓝的泥潭中，经常在为了拥毛护蒋，亲左靠右的意识形态里纷争；学校和学子们也分成了左右红蓝的两营。红蓝学子，在大街小巷相碰时，总是对呛吵架，有时大打出手，十分幼稚可笑。

印尼独立后，左右两派随着印尼的政局起落。先是左派华人在苏卡诺政府下的得势，右派的被打压；右派华校被封闭，被军部接管，或改为印尼学校后，教育部把友族学生调来，规定班上印、华两族学生必须参半。以后，苏哈多政府当政，左派的学校也一样被关闭。从此华校，就不分左派右营，通通被封闭了。华人社会不再有公开的意识形态斗争。五十年代中，右派学校被封闭后，学子纷纷转投左派学校，或到印尼学校，也有到印度人开办的英文学校就读的。之前，我在棉兰苏东中学读高一；之后，我仍在改名为 PPS 的原校继续读印尼文。其他同学纷纷转学他校，有些从此失学，到社会工作。

1959 年，PPS 学校还没到终期考试时，同学们纷纷传告：南安学校有中文可读了。原来是南安会馆的会长张尚买先生，向军部第二军区司令交涉求情，给于通融而得的。我们一窝蜂地赶往南安中学报名，我插班入高中二年级；级任老师是台湾深造归来的陈颐才老师。他教我们国文，是位好老师。他给了这班级的级名为《中山级》，指定我成为级长。因此，每天的喊起立、敬礼、坐下，和点名等工作，就是我的任务了。因太过负责，曾经为了点名事，被坏同学恐吓，要我修改他们的时间，我拒绝而点名簿被撕毁。

高二上，期终考试，长假开始后，我带队到马达山旅行，把同学月捐款项，全数花光，被没有参加旅行的同学们，来势汹汹地责问，要我负责赔偿。是陈颐才老师替我解围的，我才安然没事。当时，我们全班同学都会唱《绿岛小夜曲》，那也是陈老师从台湾带来的礼物，在国文课堂上教我们唱歌，极富情趣。可惜他突然罹病，壮志未酬身先死，我们尚未毕业，就离我们仙去了，令同学悲哀莫名。

1960 年，我们已是高三生了，成为全校老大。级长换成黄炳伦当，我当副。当年，学校发生了一起重大学潮，少壮派的老师们不满学校当局的教务安排，发动了一场争权纷争，引来了第三势力的介入。学生就自然而然地被利用于这场

纷争中；高中部的级长们，纷纷跟随学潮波动，声援老师，十分鼓噪。既然是老大，高三的甲乙两班成了带头羊，由黄炳伦和我代表同学向教务处呈达我们的请愿书。当时接待我们的是训育主任丘毅衡老师。当丘老师从我们手中接过请愿书，打开阅读时，我们背后的初中同学，发动了粉笔攻势，喊声如雷，粉笔如雨般，攻向丘老师。丘老师首当其冲，用手挡粉笔弹头；我们和他相对，也免不了鱼池之殃，看到丘老师光头上的点点粉笔印，知道了我们被人利用和出卖了；惊慌中逃离了现场。不久军警车开到学校，学潮才被平定下来。以后的事，我再也不敢过问了。还好，校方并没有秋后算账，我也上了一节世事启蒙的课：教育界也会有奸诈，神圣也有污垢一面。

少年时代是光鲜的，高中学期是青春的，光鲜和青春的事迹是美丽的。如能把这些人生天真快乐期里的点点滴滴，加入了学潮里奸险狡诈的真实故事，就好像巧妇鱼翅羹里加入了盐醋酱料，才更加的完整好吃呀！若再添些校史、张董以及老师们的简介、同学们自己撰写的自传小故事，配上青春活泼的旧照片，岂不成了一盘人生青春美套餐了吗？若想把这份套餐永远留住，惟有撰写一本纪念册。在当今，只要同学们合作，那不是件难为的事！

虽然如此，因为是众同学的事，当然必须征求大多数同学的同意。我相信会有不赞成此举的同学，好比并不是每个食客都喜欢鱼翅餐般。然而，我一时想不出他们不赞成的理由。因为《中山级纪念册》，只是纪念我们高中求学时期的刊物，与我们日后的人生路程无关，也与我们的荣枯成败，毫无关系。它只是一本我们少年青春的记忆本子而已。

老同学中，固然有不同的人生成果，有的飞黄腾达，有的小康幸福，有的平凡营役，有的一生成，有的早早回归天国。但幸存至今的，一般都已子孙满堂，不富也有福，应该知命认命，毫无遗憾可言的了。不必再为过去的种种不如意耿耿于怀，也不用学鸵鸟，不见为安。但愿多数老同意我的想法和看法，帮我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：把我们的青春永远留住！

是我的愿望。

20/7/11

雅加达